

谜·罪 01

sleep

梦游者

walker

(美) 克里斯·波杰里安
(Chris Bohjalian) 刘华 著

刘华 译

青岛出版社

梦游者

(美) 克利斯·波杰里安 ◎著
(Chris Bohjalian)

刘华 ◎译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游者 / (美) 克利斯·波杰里安著; 刘华译. —青岛:
青岛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52-5930-5

I. ①梦… II. ①克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3712号

The Sleepwalker by Chris Bohjalian
Copyright © 2017 by Yellow Barn Books Inc.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15-2017-156号

书 名 梦游者
著 者 (美) 克利斯·波杰里安
译 者 刘 华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182号, 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划编辑 刘 坤
责任编辑 刘 冰
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
照 排 戊戌同文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印 张 10.25
字 数 21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930-5
定 价 49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谨以此书献给

安德鲁·福尔奇及埃里克·纳扎瑞安

平静的，
淡漠的河面，
向我索一个吻。

——兰斯顿·休斯

有一种黑暗的东西，
它在我身体中沉睡，
它让我恐惧不已。

——西尔维娅·普拉斯

卷

一



事情说起来并不古怪。你在夜里醒来，闻到一股烟味，起身一看，床脚睡着的猫着火了。你一把抱起猫，冲进卫生间，拧开浴缸的水龙头，紧紧却又温柔地搂住这个小家伙，把它放到水龙头下边，开始给它冲水，一边冲，一边心怦怦直跳，担心猫咪会不会烧伤了，于是不住地安慰它，告诉它没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蹊跷的是，你此时明明是在沉睡之中，可又不是在做梦，因为次日清晨，你发现，就在自己搂着小猫回去睡觉的那张床上，身体下面有块地方湿漉漉的，浴缸里也还有猫身上掉落下来的毛；再看自己的胳膊和手背上，竟然布满一道道伤痕，自然是被半夜里不愿冲澡的猫咪挣扎时抓伤的；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并没有动物着过火，房里的东西都没着过火。你又不傻，知道猫狗之类的不会莫名其妙烧起来。可是问题在于，半夜里你确实实起过床，也的确救过小猫一命，这该如何解释呢？

再举个例子。你在漆黑的夜里睁开眼，觉得肚子饿了，于是慢悠悠地走进厨房，往平底锅里打了两个鸡蛋，再撒上一点儿干酪和一把小剂量的阿司匹林——做法与中世纪某些药剂师在铁罐里捣碎橙子用来治病颇为相似——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，原来是你想念圣约瑟夫橙汁店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了。

或者，你想去游泳，于是走到了河里。

又或者，你觉得下身一阵发热，有种遏制不住的冲动，于是伸出手摸索旁边的人。可旁边要是没人呢？你便掀开被子下了床，去找个陌生人满足自己；如果没找到就醒了过来，算是万幸，可谁能保证每次都那么好运呢？

这样的你被叫作“夜游神”“吸血僵尸”，贪得无厌、欲火难耐。不过这样说其实不够准确，因为在你的灵魂深处，燃烧的欲火正是在沉睡之中得到了满足，而且是真正的满足。

然而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……

第一章

县里的人都认为，盖尔河底下，妈妈的身体正在日渐腐烂——确切地说，正在变成一堆稀泥。那年正好是公元2000年，大家刚从“千年虫”的事件中缓过气来，对几个月前数字化时代所造就的惊惧和恐慌依然记忆犹新。那一年，世贸双塔还巍然屹立在曼哈顿的市中心，“自拍”“刷屏”和“网红”这些热词还要等好多年后才会出现。不过，要不了几个月，词典中就会增加一个新词，叫“挂孔”^①。

那年夏秋，我刚满二十一岁，妹妹十二岁。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失去亲人的伤痛久久不能褪去。

连专家都觉得奇怪，安娜丽·阿赫博格的尸体为何总也找不到——不是说溺水死亡者的尸体通常都会在落水地点附近浮出水面吗？当然，“附近”只是相对而言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警局派来的蛙人搜索了相当长的一段河道，甚至在公路大转弯的防洪河堤下挖开了一大截淤泥，那河堤可是为了防止每二十年就暴发一次

^①指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一类选票，由于投票人打孔力度不够，小孔上的纸片未能完全脱落，导致点票机漏点。该情况直接导致竞选人戈尔和布什之间的选举纠纷。

的洪水冲垮道路而建的。树林里那口小池塘也找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；池塘水很浅，住着一群河狸，离我家那幢红色的维多利亚老式房子也就四百多米。尽管如此，我和妹妹一致认为，妈妈肯定还停留在佛蒙特州那条河的某个地方。我俩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，觉得她一定会活着回来，至少我是这样想的。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爸爸越来越难假装乐观，或者在人们问起家里情况时保证言辞得体。

最后，所有的消息都化为泡影。警察撤走了流动犯罪实验室和充气船。两周后的一天下午，妹妹派格放学回来，带上她的潜水脚蹼、呼吸管和防水面罩，径直朝河边去了。我跟过去，告诉她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她不听，看样子是要来真的，跑到离河面五米多高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派格身上穿着一件海军蓝泳衣，泳衣的大腿处印着一个海马图案，派格每次去爸爸的大学校园练习游泳时都穿着它——爸爸在大学里当教授。派格那时上七年级，是名体育健将，滑雪的时候又快又猛。夏秋两个季节，教练都给她布置了任务，要她争取每天到泳池游上几圈。派格还小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还在做白日梦的年龄。

我挨着派格坐了下来。“知道吗？水现在很浅，脚蹼还真的用不上。”我装作满不在乎地说。心想，派格是不是有点儿傻啊，居然认为脚蹼可以用起来——现在是9月中旬，佛蒙特州已经一个月没下过雨了，自从妈妈失踪开始就没下过一滴雨（在我们看来，这只是气象上的巧合而已，不是什么星象学意义上的预兆，更不是什么天意）。河水流到这一段，大概只有十几米宽，水深也就大约到人的肩膀。派格体格健壮，穿着副脚蹼，又笨又重，反倒会误事。

“那我不穿行了吧。”派格咕哝了一句。

“水潭那边倒是可以。”我讨好地说。我说的水潭，就在离此处不远的下游，是盖尔河的一个小瀑布冲积形成的，四米多深，派格可以穿着脚蹼潜入水底看看。

“也许吧。”她说。

河岸又陡又斜，坡上密密麻麻长满橡树和枫树，树不大，叶子却都红的红、黄的黄了。树林中偶尔点缀着几丛矮小的覆盆子，果子早就给过路的人或野鹿吃光了。河边到处是大鹅卵石、苔藓以及淤泥，因为干旱了好久，泥土都能捏成干粉。七天前的劳动节，河边还挤满了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和青年人，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子们身穿比基尼，躺在意外从河面冒出来的大石头上晒太阳。和往年夏天相比，今年来这里游泳的人少了一些，原因很简单，毕竟也就十几天前，夏季快要收尾的日子里，盖尔河中游曾是搜救人员和警察行动的地方。每个来这里游泳或躺在石头上晒太阳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担心，怕一不小心撞上我妈的尸体。尽管这样，也还是有人来此光顾，游泳的游泳，晒太阳的晒太阳，家长们依然带上子女来到河边。

那天傍晚，河水清澈，水浅的地方足以看见底下的石头，其中一些酷似海龟，另一些在外形和颜色上倒是跟人的头盖骨有点儿相似。同样的石头，我想，换在妈妈失踪之前，大概是不会让人联想起头盖骨的，可如今呢，却好像在所难免。沉默不语的时候，能听到河水往西流去的汨汨声，听得见卵石缝里噗噗的水花声，甚至听得到岸上枫叶飘落在水上的刷刷声。

我伸直双腿，脚抵住岸上的一截树根，提醒妹妹：“还有你知道的，这几天的水比两个周之前凉了好多。这一段虽然还好，可是昨晚温度都降到四十华氏度了。”

“今天午饭时还六十五度呢。”派格反驳我，“我在学校量

过。”

“太阳都下山了，现在可能也就五十五度吧。你看看，胳膊上都起鸡皮疙瘩了，到了水下你也就只能坚持五分钟，五分钟不上岸肯定会发高烧的。我得跟着你潜下去。”

“我才不会发高烧呢。”她气呼呼地回答我，“你也不会跟着我潜水，丽安娜，你就是不想我下去找罢了。”

“对，就是不想让你下河去找。”

“我俩都知道……”

“河里要是真有线索的话，警察早就找到了。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？”我说。嘴上虽这么说，其实我心底里还是相信，河里肯定是能找到线索的，不止是线索，说不定妈妈还在下面呢。换句话说，尸体一定还停留在盖尔河巴特勒河段以下、尚普兰湖入口以上的某个地方，多半是河底有石笋一样竖着的大石头，边缘跟锯齿似的，把尸体给勾住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把尸体拦下来的或许是一副生锈的车罩、一张废弃的弹簧床垫、一艘小船、一堆石块，也或许是从一架破旧的手推车上散落下来的一圈金属网，总之是在水深的地方。不过，既然蛙人都没找到妈妈——准确地说是一无所获——派格就更别想找到什么线索了。

“那总得做点儿什么吧。”派格不肯罢休，闷闷不乐中带了些恼怒，“我知道，除了给你那些大学的朋友打电话、玩魔术和吸大麻，其他的管它是不是正事，有没有用，你都不感兴趣是吧？我可跟你不一样。”

“我这不是干正事吗——我在劝你不要鲁莽，别一不小心把自己给冻死了。至少也是在劝你别浪费时间啊。”

派格伸直活像两根木棒的胳膊，长长地躺倒在河岸上，样子有点儿像耶稣受难时的姿势。妹妹年纪虽小，在奥运会标准

泳池里游上几圈对她来说已经是小事一桩了。那天她是突发奇想，跑到河里找人，之前一直是在家后面的池塘和树林里搜索，一无所获，只好放弃。有一次我看见她穿着高筒防水靴，从池塘这一头摸索到那一头，再从那一头摸索到这一头，有条不紊，好像要把整个池塘切割成若干条均匀的跑道。最后，除了一只男式网球鞋，什么特别的東西也没找到。另外一次是在树林里，她弯着腰，像个小人书里的巫婆，一边走，一边仔细研究地上的落叶和腐烂的植被，一心想找到妈妈留下的足迹。可是这两处都是专业人士和志愿者搜了又搜、看了又看的，大家肩并肩，头碰头，一寸地方都没放过，结果依然是两手空空。派格也一样，别人去过的地方她都去过，包括靠近大路一边的河岸，连续走了好几个小时，一边走，还一边抬起球鞋踢路边的灌木丛，可除了些空啤酒瓶、糖纸和塑料咖啡罐的盖子，什么都没找到。

过了一会儿，派格问：“晚饭你给我们做点儿什么？”她问得很突然，像条飞鱼啪地掉落水面一样打破了沉默。

“你问这个，是不是说要干点儿正事，不会再打算下河了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“谢谢你能这么想。”我说，“真要我下到水里把你给扯上来，我得气死。”

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”

快到5点了。我刚才正在去小超市的路上，想去买一瓶无糖可乐和一包巧克力饼干，忽然看见派格往这边走，于是便跟了过来。这会儿我虽然有点儿迷糊，可肚子是真的饿了。去超市也是希望能在那只冰柜里找到点儿合适的食材，我爸看得上眼，端上桌子能当晚饭，比如土豆沙拉、墨西哥肉卷什么的。我家住在一个小村庄，唯一的小超市规模虽小，店里的冰柜可是令人

大开眼界。每次吸大麻吸得晕乎乎以后——比那天下午还要飘飘然——看到店里摆出来的那些熟食，马上就想起自己玩过的一个魔术。那时候我比派格年纪还小，当时也是第一次突发奇想，盘算着将来长大了会不会做一名魔术师。那个魔术用的是一只红色的塑料花瓶，高十几厘米，里面装了水，仿佛永远也倒不完。巴特勒小超市里的熟食区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只塑料花瓶，尤其是当我飘飘然的时候。

“晚饭是吧，让我想想啊。”我咕哝着说。妈妈失踪后的那几天，爸爸简直是脚不沾地，四处找寻，首先查验的便是警方发现的一条线索。当天，警局派来的警察带着一条搜索犬，叫麦克斯，从我家院子出发，大致画出了失踪者的行动路径。依据嘛，是路上有些地方的草在夜里变了模样，草尖上的露水有些不同，由此推断出妈妈大概走过这些地方。加之随后发现了一小块布条，是从她身上那件睡衣袖子上撕落下来的，挂在河岸边一棵枯树那光溜溜的枝条上，更是印证了这样一条路径。爸爸还设计了好多小传单，上面印了妈妈的照片，由我和派格贴到方圆几千米的电线杆上，贴到面包店和杂货店的公告牌上。我自己也曾独自一人，开着妈妈的越野车，从巴特勒出发，经过海恩斯堡去米德尔伯里，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最后到达爸爸教书的大学。越野车是辆探路者，是爸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买的，为的是来去滑雪场方便（特别是因为派格），后来我上大学也方便拉行李去学校。除了小传单，爸爸还在本地的报纸上登出广告，把妈妈的照片放上去，说只有这样效果才会更为持久，人们才不会像正常情况那样轻易忘掉安娜丽·阿赫博格。所谓“正常情况”，是指在这个现实世界里，温情脉脉常常无济于事，冷漠无情才是生存之道——爸爸有时就是这样教他的

那些学生的。他这么说，并不是贬低自己的同类，而是因为人性原本如此。课堂上，他对学生们说：“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天崩地裂的事——大海啸、飞机坠毁、恐怖袭击、战火纷飞，你们要是不让自己早点儿习惯起来，日子还怎么过呢？”话虽如此，每次听说警局有人来报案，说看见有个女人穿着睡衣在四处闲逛，或者数千米以外的河里发现了漂浮的衣物，即使随后证实与妈妈毫无关联，爸爸都仍旧要亲自前往调查一番。出事后的那几天，他的一举一动经常让不认识他的人疑惑不解，也让警察们大为光火。

不仅如此，就在劳动节的那个星期天，离妈妈失踪还不到一周，爸爸就正式通知学校的系主任和校长，接下来的秋季课程他会照常上，说只有这样才能从疯狂状态中摆脱出来，这可着实让领导们吃了一惊。八天以后，我和派格还呆坐在盖尔河边，我们的父亲却已经站到了讲台上，一会儿激情洋溢，一会儿口若悬河，只是一回到家里，面对我们姐妹时，他就绷紧神经，精神极度焦虑，样子疲惫不堪，每个晚上都得靠喝醉才能入睡。妈妈失踪后的开头几天，爸爸把我姨妈请过来帮忙做饭、洗衣服，有时也给我们那只叫乔的宠物猫梳洗梳洗。姨妈后来回去了，她家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。外公外婆住在波士顿郊外，房子是以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。两位老人身体衰弱，又伤心过度，虽然很想帮忙，无奈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日渐严重，觉得待在我们家不仅帮不上忙，反而添了许多麻烦，所以没待两天就回去了——老家环境比较熟悉，外公也好照顾外婆。至于邻居们，起初还给我们送煮好的面条和通心粉，外加一碗碗切好的水果，后来也慢慢停了。就这样，一家人的晚饭便落到了我身上。爸爸其实一周只有三天课，却每天都去学校，说是系里开会，指导学生，准备他

自己的论文，找那些据说曾经看到过安娜丽·阿赫博格的人说说话，等等，而且总是早出晚归，好像一刻也不愿待在家里似的。他是不是认为自己的妻子还活着呢？一开始他确实这么认为，还安慰我和派格，可现在，每当提起妈妈，他用的大多是过去时态，总说她“以前”怎样怎样。我虽然嘴上没说，可心里知道，爸爸其实跟我一样，相信妈妈已经死了，而且是在睡眠的第三阶段一步步走向死亡的。

河岸上，我挨着妹妹坐着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，我和她谁也没说话。我正要起身去小超市，派格突然开口问：“他们经常吵架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跟其他那些结了婚的比较起来？”她说的“他们”，就是爸妈。

“没，可能没有吧。”

“我不喜欢家里的人绷着个脸。”

“他们还好吧，我觉得，跟别的那些夫妻比较的话。”

“有一次他们吵得很凶，四年以前，我都记得，两个人直嚷嚷，还大声吼。”

“也就一次吧。”我说。我记起来了，就只那一次，当时爸妈嗓门挺大的，不过没她说得那么可怕。那天派格和我躲在我的房间里，门关着，派格在我床上，脸埋在被子里，抽抽搭搭地哭着。也就那一次，我真的很担心，害怕父母动起手来。平常他们也吵架，虽然一个绵里藏针，一个指桑骂槐，可从来不会抬高嗓门。爸爸颇有点儿学识，吵着吵着更是引经据典，讽刺挖苦的话语一个接一个从他嘴里蹦出来；妈妈呢，尽管口才没爸爸出众，也不是特别口齿伶俐，但是较起劲儿来可以一言不发，杀伤力比爸爸还厉害。想起那个夜晚我都害怕，爸妈好像火山爆发一样，从这个屋子吵到那个屋子，嗓门大得邻居都听见了。可到底为了